七十二家集

嵇中散集卷之五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

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illegible]斷以檢其要乃爲[illegible]微若但撮提羣愚[illegible][illegible]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

逆覩罔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
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
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
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餓終有餓患萬物萬事
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
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郎如所論
雖愼若曾顔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
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

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後曰善求壽強者

必先知疢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

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為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邪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為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為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為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

善而致災則補生之道不止於一邪苟邪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歸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

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
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
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
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
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
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為闇中也今見
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
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
但能知而不能為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

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脩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

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餘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視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塉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

無半非家宅耶論曰時日譏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乘圭不知是譏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

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

而　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附

夫善求壽彊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

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瘠支數行而風則爲瘵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骨蝕支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彌尊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

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蠱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旣得蠱繇滋甚爲忌祟滋多猶自以徂之也有殺之知蠱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道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祟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蠱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祟繫生於不知由知者言

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䰠𩴵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知

避禍之理寔宜其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妄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樂也有疾天也醫焉能爲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讖祟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夭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間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

矣夫一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濫於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志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牆則所見滋褊從是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

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蓍龜數策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譏祟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

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忠共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誚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釋辨宅無吉凶攝生論附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

抑未有如彼者是何也玆所謂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
墨翟著明鬼之篇蓋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
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
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
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
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
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
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

是以見缾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豈淵泰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淵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脩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資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脩則宅葬無貴故殊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

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為
然若信順之遂期意適之天性而徒曰天乎
或有能說之者乎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
傷性良藥已病損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
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
論有不知之　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
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
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
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

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
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雖日事之在外而
能為害者不以數聲響利時陶而有虎投足
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而懼所宜忘故張毅
偷裘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
一瞬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
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　以為先
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以公元
亨利貞上之吉孫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

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假准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干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錄之無以異假顏准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與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爲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猶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

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來物矣然亦卜之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固錄矣若趣之吉凶有虎爵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從背凶不得以西東有其背向不同宮姓無宅商則爲災禍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廄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俗吉無

違亦宜吾論如無所　不知謹從闕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識誠三者能備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為樹藝乎為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

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身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與於言爲實則未開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

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脩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蟪蛄矣予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志歸之累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

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邑之塗甚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兩合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能待論有工拙議敎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誣兩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

非所望於聚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令不辯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

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脩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

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原屢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盡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誠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忌猶先王制

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邪不思其本也其所弊概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邪足下既已善之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耻之今議

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者術皆於理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實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准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厮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

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是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旣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楯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

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在立之何嘗若巖墻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自起非長平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

同以難相命之必然處求其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日長平之卒宅何同凶爵大同足嫌足下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枚以至理貧偶之對於是乎見既居立吉宅　而無複欲收相命而備以難顯故　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爲主而壽益以信順此一離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

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筮爲是也若惟信順於理尙少何以詔成命之理耶若是羣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畢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

命過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顔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顔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遐任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上並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闇作乃是眞宅耶若瞑目

可以得相關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識之歷
公營厝何故躊躇於澗瀍間龜筮而食洛邪若
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
理矣苟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耶若
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闇往想亦不失相於考
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
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
故則不知也然負宅之異假顔貴夭無故識之
負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

但無故為貞宅授吉於闔遷設為滅福於用知
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為故而得故
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
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
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宅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
侯之相闔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
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
吉而徙居之吉宅豈遷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
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為則屋不辭

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涉兩
吉者不求而遇後開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
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
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
相不滅其貴隆準見劓不滅公侯之標是知顏
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
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字與吉者宅實也無吉
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
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

鏤其掌即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遲其甩即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 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 吉宅 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識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

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猶犬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

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

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家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僞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遲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

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
知相必亦未知也今瞻許便多於所知若何耶
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彊以驗有也彊有之驗將
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
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困見求隱尋論究緒
由　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
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
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　獸不期則
不敢訊擧氣　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

索隱何謂爲玄

嵇中散集卷之六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

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

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悦得於心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

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

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瞑脩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饑鹽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斟蘭橙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貴將士數撫

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耳樂之實也族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敎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怨愛無以來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哀潸泚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刻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尙何假於食膳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

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敢告亦攸然存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散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倒而發其象也故以爲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覩誂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昬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决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决斷專明無

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故予家輭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畧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游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備何尚浮纖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澥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荅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

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異否
也子家左師皆忠武淺弊明不徹違故惑於曖
昧終于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
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
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
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驕若此萬端欲
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
足階雲路而疑於泛泰淸者乎若思弊之倫為
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

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君未及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

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予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為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

有所撓也而予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illegible]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畧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

明以陽耀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離
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具氣也凡餘雜說於
期陵毋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
詳思不爲儱侗而已矣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允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事沈沈一作流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

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
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
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
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
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
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
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
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也成王大悟
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

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

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贊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處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淸風

黄帝遊襄城贊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憇玆邦

箴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綌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

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illegible]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

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戮人是誅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王戈棄禮殺胎不卒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亦振鋒惝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遷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

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德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誡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

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
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熠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
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
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
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
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
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
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
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

倩看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嫌尊欲人之盡合許人之請求當謙辭　謝其責大類此盡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遽拒宜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達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豔之求下全東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

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之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君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彊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

怒之後親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猤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勁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

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當其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侮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其濟汗湯難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撓

引以盡其言令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令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强與我共說若其言

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爾者君子不容偏
薄之言故也一日事收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
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
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
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欲者
而來戲調嗤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
於不共而勿大氷矜遜以不言荅之勢不得久
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
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

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媚者必有爲而作譽貨微徽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甚鄙而君子之所大惡也又慎不須離摟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附錄

嵇康傳　　唐太宗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嘗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著無私論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預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

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
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
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
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
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
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
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
乃與濤書告絕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
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

夏月居其上以鍜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
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
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愼言行一
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鍜
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
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鍜不輟良
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
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

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
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
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
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
遂幷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
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
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
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

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别有傳

嵇康傳　晉 嵇喜

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

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與嵇康書　　魏　呂安

干寶晉紀云太祖逐呂安遠郡在路作書與康臧榮緒晉書云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內懟誣安不孝啟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康子紹家集云趙景真與從兄茂齊同年相親州辟至遼東從事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李善昔文選註云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李周翰云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爲定姑附載之

一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

誰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惟別之後離群獨逝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
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
靡託尋歷曲阻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
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
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
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
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絃急常

惡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比士之性難以托根授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掩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稹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崐崘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

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孿名翹其右翩翩倫薰之冊弄姿帷旁之乘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雜生永離隔矣縈縈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稱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思舊賦 有序

晉 向秀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

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弔嵇中散文

晉李　克

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榮莊聊與抽簪味孫觴之濁醪鳴七絃之清琴慕至人之玄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詠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愠乎陛沉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而足榮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羌玄

蹉於遐音尚遺大以出生何細小而入死嗟乎
先生逢時命之不丁葉後凋於歲寒遭繁霜於
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
彈雀捐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
所營

弔嵇中散文

晉李　氏

昔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匪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忌

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
顛沛之難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懷撿乎跡
者必以纖芥為事慨達人之獲譏悼高轍之莫
全淩清風以三歎撫茲子而悵焉聞先覺之高
唱理極滯其必宣俟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明
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而泫然

嵇中散贊　　晉　謝萬

邈矣先生英標秀上希巢洗心擬莊託相乃放

乃逸邁茲俗網鍾期不存奇音誰賞

恨賦畧　　梁江淹

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
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念入脩夜之不暘

七賢論

梁沈約

嵇生是上智之人値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貌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邈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术黄精終於假途託化

五君嵇中散詠　　宋顏延之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賦得嵇叔夜　　梁庾肩吾

山林重明滅風月臨罍塵著書惟隱士談玄止谷神臨重翻傷性鑽燧更養身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隣俗儉寧妨患才多反累身寄言山吏部無以助庖人

遺事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

嵇中散語趙景眞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少狹世說新語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嵇熟視旣久吹火

滅曰恥與魑魅爭光世說新語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世說新語

孫登字公和康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

文士傳

初康與東平呂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魏氏春秋

王濬沖爲尚書令經黄公酒壚謂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世說新語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世說新語）

自鹿山東南二十五里嵇公故居有遺竹焉（郭緣生述征記）

集評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淸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品

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文心雕龍

嵇旨淸峻文心雕龍

嵇康絕交志高文偉文心雕龍

顏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晉書

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詩譜